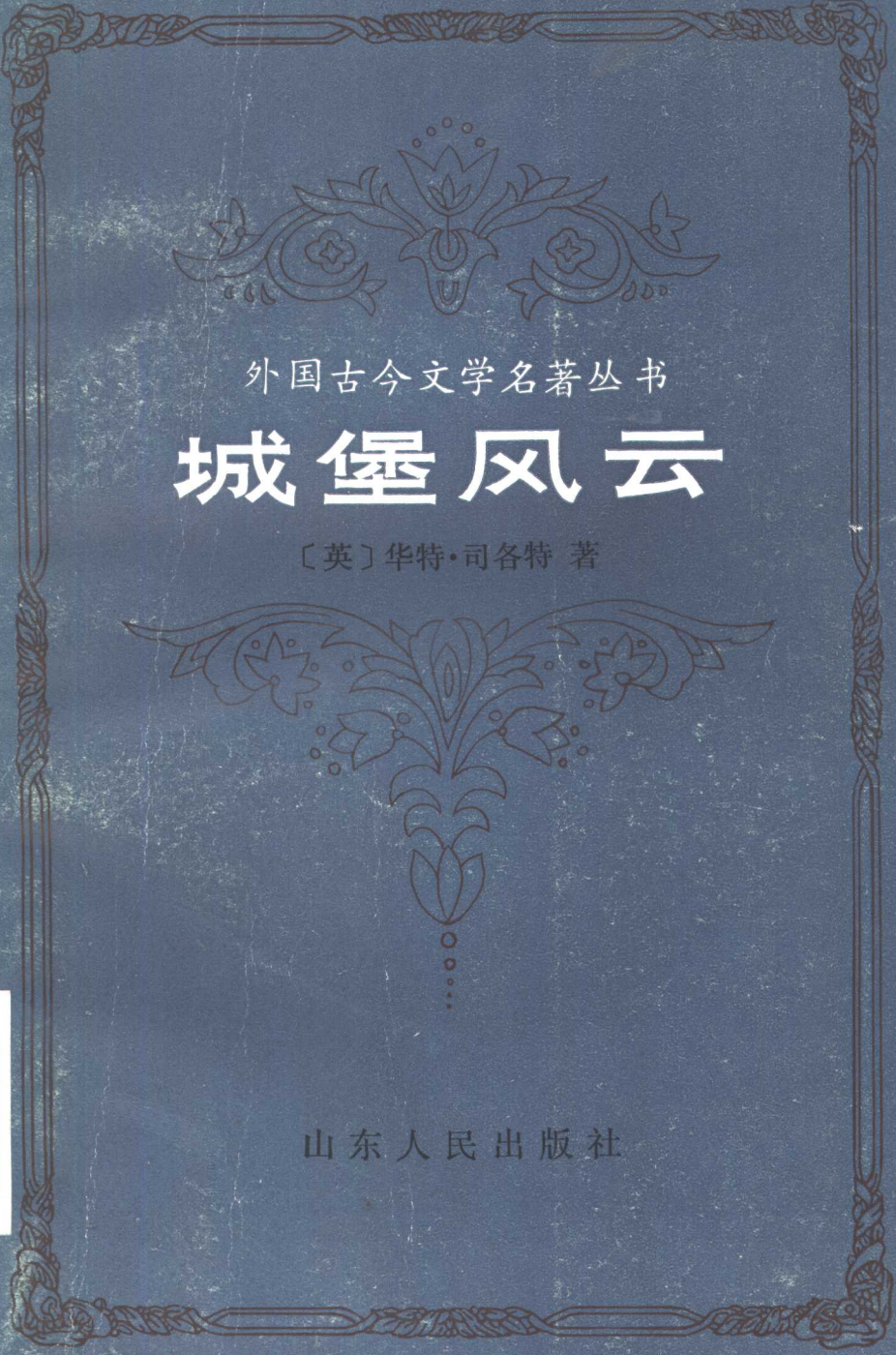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

城堡风云

〔英〕华特·司各特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

城堡风云

〔英〕华特·司各特 著
高 长 荣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WALTER SCOTT
QUENTIN DURWARD

(原名《昆丁·达威德》)

根据1964年俄文版《КВЕНТИН ДОРВАРД》和
1900年英文版《QUENTIN DURWARD》参酌译出

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

城堡风云

〔英〕 华特·司各特 著
高 长 荣 译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8.125印张 2 插页 360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500

书号 10099·1721 定价 1.85 元

第 一 章

对 比

瞧瞧这张帧肖像，
再瞧瞧另一帧肖像，
兄弟俩奇妙地相象。

《哈姆雷特》

十五世纪后半期，风云多变，事端迭起。结果，法国成了一个威力强大的国家。从那时起，她就不断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嫉妒。但在这一时期之前，法国不得不跟当时占据她那些富饶省份的英国进行战斗，借以捍卫自己的生存；由于她的国王不断努力和人民英勇奋战，她才最终摆脱异国的束缚。然而，她遭到的不只是这种外在的危险。她那些强大的诸侯^①，特别是勃艮第和不列塔尼公爵，漠视自己的封建义务，随便借口反对自己的君主和封建领主^②——法国国王。和平时期，他们在自己的省份里独断专行；当时，勃艮第王朝占有繁荣的勃艮第省和法兰德斯省最富庶的部分，本身异

① 诸侯：这里指的是一种封建主，承认自己从属于更大的封建主（封建领主），有义务为他效力并保卫他的利益。——作者注

② 封建领主：从属于他的较小的封建主必须服从他。——作者注

常强大，无论威力或者气派都不逊于法国宫廷。

每个小领主^①都以大封建主为榜样，根据自己跟法国宫廷距离的远近、领地的大小和城堡的坚固程度，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立。这些小暴君全都无法无天，不受惩罚，疯狂迫害和残酷镇压自己的臣民。当时，仅在奥弗涅，大约就有三百个独霸一方的贵族，他们都把烧杀掳掠当做家常便饭。

除这些灾难之外，另一个同样可怕的祸患也折磨着这个不幸的国家——这个祸患是长期的内部纷争和法英之间多年的战争引起的。从邻国来的许多侨民，结成一股股武装的匪帮，在胆大机警的头目率领之下，散布法国各地。这些卖身投靠的武装匪徒，无论什么时候，谁多给他们报酬，他们就替谁卖命；在没有雇主的时候，他们就自动出击，攻占城堡，当做巢穴；胡乱绑架，捞取大量赎金，并且向无法自卫的村镇及其毗连的土地横征暴敛。总之，由于自己的掠夺行为，他们获得了恰如其分的绰号：“Tondeurs”和“Ecorcheurs”，即：“剥皮鬼”和“吸血鬼”。

国家的困难处境虽然招来了各种灾祸和不幸，可是那些小领主却仿效那些大封建主，挥霍无度，骄奢淫逸，榨尽了贫苦者和破产者的脂膏。

他们对妇女采取了浪漫的骑士态度，常常是放荡不羁的。骑士阶层的语言还没有完全停止使用，骑士的仪表依然

① 小领主：地主（经常是封建主），有权从较大的封建主那里得到土地（采地）。小领主有义务替自己的庇护者服兵役，帮助管理他的土地（出席他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会议），并且用金钱、原料或食物支持他。——作者注

保留下来，可是骑士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几乎已经荡然无存，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花言巧语。

每一个甚至最小的封建宫廷举办的决斗会、比武会、演唱会和宴会，都吸引了成群的冒险家来到法国，因为这是表现匹夫之勇和冒险精神的广阔场所，而在这些冒险家自己的比较安宁的国家里是缺乏这种场所的。

在这个时期里，仿佛为了拯救美丽的法国免于各种灾难，路易十一登上了摇摇欲坠的王位。他虽是个品质恶劣的人，但是善于了解当时的祸害，并在很大程度上加以制止。正如古老的医书所说的，有些毒物能够相互解除毒性。

路易十一勇于追求某种利益和政治目的，秉性并不浪漫。他身上没有骑士阶层尚武的火花，因为骑士的勇武所追求的，与其说是某种利益和成就，不如说是光荣和名誉；而路易却是个谨慎、狡诈的人，他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他不仅能够抛弃自尊心，还能牺牲自己的爱情。甚至在自己身边的人面前，他也小心地掩藏自己真实的思想、意图和感情，而且常说：“谁不会装假——谁就不会统治；至于我嘛，如果我知道我的帽子识破了我的秘密，我就立刻把它扔到火里。”无论是他的前任或后继者，都不象他那样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，并且利用别人的弱点来为自己捞取好处；同时，他又善于在别人面前巧妙地掩盖自己的弱点。

路易生性喜欢报复，异常残忍。他总想从自己下令执行的各种死刑中取得真正的乐趣。他无法无天地横施淫威

时，是不讲仁慈或宽恕的。但在同时，他虽渴望报复，却不莽撞地行动。在受害者完全受到他的控制而无法溜掉的时候，他才朝他猛扑过去。而且他行动起来经常都很小心、机警和隐秘，甚至在他达到目的之后，周围的人才明白他的阴谋诡计。

路易天生吝啬，但是为了收买敌国君主的某个宠幸或大臣，从而预先防止他将遭到的进攻，或者破坏敌方准备反对他的联盟，他却慷慨到了挥霍的程度。他喜欢纵情欢乐，然而，即使是他最大的癖好——狩猎和玩弄女人，也不会妨碍他严格执行自己担当的责任——管理国家。他对人性的了解是很深刻的，因为他从不漠视人们的私生活，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。他虽狂妄自大，但不赞成把社会随意分成高低，对于从社会最底层中找来的人，他常常毫不犹豫地委以最高的职位，因此引起了贵族阶级极大的愤怒。他确实善于选拔人才，很少出现差错。

然而，性格单纯的人是很罕见的。在这精明能干的君主身上，也有一些古怪的矛盾。路易虽然虚伪狡诈，有时却过于轻率地盲目相信别人的直爽和诚实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大概是由于他那种过于微妙的把戏：他有时装模作样，戴上无限信任别人的假面具，其实是想欺骗别人；通常，他象当时的任何暴君一样，是疑心重重的。

为了补充我们简略的介绍，我们再指出这个可怕人物的两个性格特点。这个人物善于一会儿玩弄巧妙的手腕，一会儿及时施加小恩小惠，一会儿又采取残酷、激烈的手段。他

在当时酷烈好战的那些君主中间是出人头地的，在他们中间占有驯兽者的地位，因为他如果不能驯服这些野兽，它们就会把他撕得粉碎。

在路易的两个性格特点中，第一个是极端迷信（这是上帝用来惩罚那些违抗教规者的手段）。路易从来不想稍微改变自己诡谲的伎俩，使自己罪恶的灵魂得到安慰，但却妄图凭借迷信仪式、严格忏悔以及向僧侣慷慨布施来减轻痛苦的心情。第二个特点，不管多么奇怪，常常同第一个特点分离不开，那就是酷爱鄙俗的娱乐和沉湎于酒色。在他同时代的君主当中，路易是最聪颖的，无论如何是最机灵的，但却喜欢低劣的消遣。他自己是高度机敏的，却很重视别人的机敏，这似乎跟他的性格不大相符。他虽疑心很重，但却非常轻率地搞些寻花问柳的情场纠葛。他对这类风流艳事的兴趣挺大，以致他的许多放荡奇闻给收进了一本集子出版，这本集子是藏书家所熟悉的，他们认为第一版最珍贵。

就这样，通过这个谨慎、机警、但讨人厌的君主，上帝又使伟大的法国得到了治理，恢复了往日的幸福，而在路易登位之前，这个国家几乎失去了一切康乐。上帝不仅让夏季暖和的细雨，而且让狂烈的风暴为人们造福了。

在登位之前，路易已经暴露他的缺点多于优点。他的第一个妻子——苏格兰出生的玛丽特，在他的廷臣们诽谤之下成了牺牲品；其实，如果没有路易本人的怂恿，谁也不敢胡言反对这个善良而不幸的王后。路易还是忘恩负义的坏儿子：起初他密谋反对父亲，随后又对父亲公开举兵造反。由于第一

个罪行，他被放逐到自己的多芬^①领地。他在那里初次显示自己是能干的统治者；由于第二个罪行，他被逐出国境，不得不向勃艮第公爵及其儿子几乎乞求栖身；直到自己的父亲于一四六一年去世，他都得到他们的殷勤款待，但是后来却忘恩负义了。

在刚刚执政的时候，他几乎被他最强大的藩属结成的联盟推下王位，联盟首脑是勃艮第公爵，说得确切一点，是公爵的儿子——夏洛勒伯爵。这个联盟的头领们聚集大量军队，包围了巴黎，在这京城下进行了一次决战，战斗结果几乎灭亡了法兰西君主国。然而，象通常的情况一样，敌对双方中比较聪明的一方，即使不能赢得荣誉，也能获得一切利益；这些利益是可以从这种纷争中捞到的。

在蒙特累厄^②战斗中表现异常勇敢的路易，灵活地扭转了局面；这次战斗完全可以认为是他取得了胜利。他等待联盟放下武器以后，就在联盟头领们之间巧妙地制造纠纷（他们把自己叫做“公益联盟”，尽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推翻法兰西君主国），联盟因此瓦解，再也没有以从前那样大的规模出现了。

自此以后，路易开始整顿自己的国家，再也不怕英国，因为当时英国本身的约克^③和兰开斯特^④两个王室之间正在进行内战；他象一名能干而冷酷的医生，或者运用劝说的方

① 多芬：法国皇太子的称号（用于1349—1830年）。

② 法国北部城市。

③ 英国西北部一郡。

④ 英国东北部一郡。

式，或者利用火与剑，在许多年中间竭力阻止绝症的蔓延，因为这种绝症正在腐蚀和消磨法国的政治机体。他力图制止武装匪帮的大肆劫掠和贵族的专横暴戾；由于坚持不懈的精神，他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王权，尽管没有完全制服强大的藩属，但却把他们大大地削弱了。

然而，法国国王仍然受到危险的包围。尽管“公益联盟”已经分崩离析，可是依然存在，好象没有打死的蛇，仍然可能复活，照旧危险。但是最大的危险来自勃艮第公爵；这个公爵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一，形式上虽然从属法国国王，实际上他的力量日益增长，地位越益巩固。

查理^①别号“勇士”（确切一点，可以称他“莽夫”，因为他的勇敢是同鲁莽和狂暴结合在一起的），当时统治着勃艮第公国，处心积虑地想把公爵的头衔换成独立王国的王冠。就性格而言，查理和路易是完全相反的。

路易冷静、谨慎和狡狴，从来不干冒险的勾当，但他只要确定了目标就不后退，如果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，即使是在很远的将来才能达到的。恰恰相反，查理公爵常常卤莽地投入最危险的活动，因为他欢喜冒险，几乎不怕任何障碍。路易即使为了爱情也从不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，而查理却决不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放弃爱情，甚至放弃最小的打算。尽管两人有近亲关系，尽管路易还是流亡太子时曾经得到公爵和他父亲的帮助，他们却是彼此蔑视和憎恨的。勃艮第公爵鄙视路易国王那种诡谲的政治手腕，认为路易凭借狡

^① 即勃艮第公爵。

黠手段、暗中收买以及其他迂回方式来达到目的是天生的胆怯，而他自己经常是手执武器公开为自己的目标战斗的。他憎恨国王，不仅是因为国王的忘恩负义、人身攻击以及不断诽谤（查理的父亲在世时，路易的使臣们就竭力中伤查理），特别是因为路易暗中帮助根特、列日以及法兰德斯其他大城市不满的市民。这些不安定的城市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特权，自以为财源充足，经常公开反对自己的统治者——勃艮第公爵，而且常常得到路易宫廷的帮助，因为路易总不放过方便的机会在强大的藩属领地上引起骚乱。

路易同样憎恨和鄙视查理公爵，可是善于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思想感情。象路易那样深谋远虑的人，不能不蔑视公爵力图达到目的的顽固态度（尽管顽固的后果对公爵是极其有害的），也不能不蔑视公爵无视危险和障碍的匹夫之勇。然而应当指出，国王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是憎恨查理，而且这个危险的敌人越使他畏惧，他的憎恨就越强烈。路易清楚地知道，狂牛（他喜欢把勃艮第公爵比做“狂牛”）的进攻经常都很危险，虽然它是闭着眼睛进攻的。他感到害怕的不只是勃艮第王朝的财足势大，不只是公爵领地上好勇斗狠和严守纪律的人很多，——公爵本人就个人品质来说就是他路易国王危险的敌人。查理异常勇敢、极端慷慨，他自己和宫中都是一派豪华，吸引了当时一批批侠义的勇士，这些人由于性格和他相似，总是不可遏止地向他涌来，而路易不会不明白，这些勇士在桀骜不驯、无所畏惧的首领率领之下能够干些什么。

还有一个情况增加了路易对这个藩属的恶感。从前，公爵帮过他的忙，可他从来没有想到报答公爵。由于感到自己欠了公爵的债，他不仅在公爵面前采取克制态度，有时甚至忍受公爵控制不住的愤怒和卤莽行为，尽管这些都是有损国王尊严的；但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称他做“亲爱的表弟，勃艮第公爵”。

大约一四六八年，两个君主之间的憎恨达到了极点，尽管他们之间缔结了停战协定，但这种停战协定是暂时的、很不牢固的。我们这个故事开头涉及的正是这一时期。读者可能认为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社会地位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人，为了描写这么一个主人公，用不着说明这些大人物的相互关系；但是我们应当知道，世界上大人物的贪欲、争吵、敌视或者和睦关系，常常影响周围人们的命运；所以我们认为，每个读者从后面各章中可以看出，为了正确理解我们这个主人公一生中的许多大事，开头第一章所说的一切是很必要的。

第二章

旅行者

世界犹如牡蛎，
我要用剑把它辟开。

《皮斯托尔中尉》

这是夏季里一个美好的早晨，在太阳还不灼热、清新空气满含露水香味的时候，一个从东北方来的年轻人走近一条小河的浅滩。说得准确一点，这是一条宽阔的溪流，在普莱西一勒一图尔^①的王室城堡附近流入歇尔河。远处，在一片密林中间，城堡上许多阴森的雉堞兀然耸立。在这林木葱茏的地区，有一个la noble chaise^②，即王室猎场；猎场是用栅栏围住的，中世纪的拉丁语把这种栅栏叫做plexitium^③，所以许多法国村庄都得到了“普莱西”这个称呼。跟其他村庄不同，这里所说的城堡和村庄叫做普莱西一勒一图尔，因为它们坐落在美丽的大城市图尔往南两英里的地方；这个城市是古代都兰的首府，它那富饶的平原叫做“法国的花园”。

① 法国中西部城市。

② 法语：王室猎场。

③ 拉丁语：读音为“普莱西蒂乌姆”，意即“圈子”。

在旅行者走近的溪流对岸站着两个人；远远望去，他们仿佛在聚精会神地谈话，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在注意这个青年的一举一动；他们因为是在较高的岸上，所以早就发现了这个青年。

年轻的旅行者约莫十九——二十岁；他的面貌和整个外表一下子就能博得别人的好感，虽然看来他不是本地人，而是外国人。灰色的短上衣和裤子，与其说是法国式样，不如说是佛来米^①式样，而插上冬青树枝和老鹰羽毛的漂亮的蓝色小帽，无疑是地道的苏格兰帽子。他穿著整洁、雅致，只有自以为漂亮的小伙子才会这样打扮。他背后揹着个旅行包，大概装了一些最必需的零星什物；左手戴着鹰猎^②的防护手套，虽说他并没有老鹰；右手拿着一根结实的猎杖。左肩刺绣的肩带上垂着一只小小的红色丝绒袋子，这种袋子是猎人用来盛放鹰饲料和其他狩猎用品的（狩猎是这个时节大家最喜爱的消遣）。他的胸前斜挂着一条皮带，皮带旁边悬着一把猎刀。脚上穿的不是长统皮靴，而是鞣过的鹿皮鞋子。

显然，这小伙子还没到盛年，但他高大匀称；他那轻捷的步履证明，徒步旅行对他来说不是苦事，而是乐事。他那天生的白皙面孔有点儿黝黑——也许是受了南方太阳异乎寻常的影响，也许是身居家乡时经常呆在露天下面。

他的脸型不太端正，但是相当讨人喜欢，很能博得别人

① 住在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的日耳曼语民族。

② 带着老鹰打猎。

的信任。他那鲜嫩的嘴唇开朗地微微一笑，就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、象牙一般白净的牙齿。他那亮炯炯的眼睛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东西，显得愉快、敦厚、无忧无虑，同时充满了果决的精神。

经常在这些危险时刻赶路的几个行人，向他打了招呼，他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作了回答。有个武装的流浪汉，不知是强盗还是当兵的，一面仔细地打量他，一面琢磨自己在这儿碰到的可能是丰富的猎物呢，还是坚决的抵抗，他就用无所畏惧的坚定目光瞪着对方，那家伙立即放弃了坏心眼儿，阴沉沉地招呼他说：“你好哇，朋友！”这年轻的苏格兰人则用好斗的、尽管不太厉害的腔调答礼。他用尊敬的态度问候一个香客或者乞丐似的僧侣时，得到的回答却是亲切的祝福；而他跟一个黑眼珠的年轻农妇彼此哈腰招呼时，那农妇还扭过头来，笑盈盈地盯着他的背影望了半天。总之，这年轻人身上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：大胆和直率，连同蓬勃的朝气、明亮的目光和潇洒的外貌，自然而然地使人产生一种良好的印象。从他的一举一动感觉得到，这是一个大胆投入生活的人，这种生活充满了 he 不知道的灾难和危险，他跟它们进行斗争的武器只是机智的头脑和勇气——这样的特点使得年轻的人喜欢他，阅历丰富的人同情他。

我们刚才描绘的这个旅行者，早让停留在小河对岸的两个人发现了；那儿矗立着一座树林环绕的城堡。年轻人象一只跑到河边饮水的扁角鹿，轻捷地奔下陡岸的时候，两个交谈者当中年轻的一个向年长的一个说道：

“这是咱们的波希米亚人^①呀！如果他想蹚水，他就会完蛋：水猛涨，过不了河。”

“让他试试看吧，”年长的一个回答，“他自己会明白这一点的，老弟。也许他能证实一句老生常谈：‘谁该吊死，谁就不会淹死’。”

“我从这儿看不清他的面孔，可我凭那顶蓝色小帽认出了他，”年轻的一个说。“你听他在叫喊：这河水深不深呀？”

“让他自己去试吧，”年长的一个重复一遍，“在这世界上，无论什么都比不上亲身的经验。”

这时青年看见，对岸的两个人无动于衷地望着他准备蹚水过河，甚至不屑回答他的问话，于是他就脱掉鞋子，毫不犹豫地走到水里。在这片刻间，年长的一个才叫他当心一些，并且向自己的伙伴扭过头去，低声说：

“Mortdieu^②，老弟，你又弄错啦，——这根本不是波希米亚人。”

可是警告迟了：不知是青年没听清他的话，还是来不及听从他的忠告，所以马上掉进了激流。对于一个不太熟练、不太灵活的游泳者来说，死亡是难以避免的，因为河水又深又急。

“我向圣安娜起誓，他真是个好小伙子！”年长的一个说。“朋友，快去改正自己的过错吧，如能办到，你就帮他

① 即吉卜赛人。

② 法语：活见鬼。

一下。看来，他终归会落到你手里的，如果相信常言说的，他就不该淹死。”

的确，小伙子灵活地跟浪涛激烈搏斗了一阵，尽管水流很急，他还是游到了岸上，这儿几乎正对着他下水的地方。

年轻的一个跑到河边去帮助溺水的青年时，年长的一个不慌不忙地跟在他的后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我向上帝起誓，小伙子已经爬到岸上，马上就会抡起棍棒来啦！如果我不赶去，我这朋友因为打算做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桩好事，恐怕还会挨一顿痛打。”

他预见这种结局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正好这个时候，勇敢的苏格兰人就朝撒马利亚人^①猛扑过来，并且愤怒地叱骂：

“你这条狗！我问你能不能淌水过河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他妈的，我来教教你如何对待外国人吧！”

说着，这个青年把猎杖往上一抛，抓住它的中间，在空中吓人地转动起来。这个招儿叫做Moulinet^②，因为转动的猎杖很象风车叶片的旋转。听见这种恫吓，小伙子的对手也抓住了利剑：显然，他是宁肯动手，也不愿动嘴的。不过，年长的一个及时赶到，叫他住手，然后转向年轻的苏格兰人，指责他卤莽地跳到水里，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跑来帮助他的人。

这个年长的人，样子十分可敬。青年听了指责，立即放

① 助人为乐的善人，但在这里有相反的含意。

② 法语：风车。